

文艺评论

大海,伟大的文学形象

□石华鹏

夏日食趣

□周紫红

在我们已经拥有了五花八门的文学概念之外,是否还需要一个“海洋文学”的概念?

一些学者和作家正为“海洋文学”这一概念的成立、内涵、价值甚至“海洋文学”专门学科的构建问题而尽力宣扬和奋力论述,一度形成文学的某种热点和关注点,这一切努力似乎暗示我们:为“海洋文学”开宗立派时不我待,“海洋文学”的研究和创作前景一片光明,大有作为。

毫无疑问,海洋是文学书写的众多且重要题材之一。虽然按照王尔德的说法,文学除了有好坏之分以外不再有其他之别,任何对文学的定义和概念都有巧立名目之嫌。其实,具体情形还得具体分析,时和势还得契合。有时候提出一个概念、确立一个名目,等于在巍峨的文学大厦里凿开一扇窗,推窗而望,那里别有洞天,有另一片文学天地,值得去闯荡一番。

我们以为,“海洋文学”的提出即是在文学大厦里凿开的那扇窗,凿壁借光,借此可以窥见文学天地里那片独特的深蓝领地。这得利于“海洋文学”丰厚的历史传统和林立的经典名著,当然还有海洋为人类未来写作提供的永不枯竭的素材、灵感和激情。

亘古以来,大海都是以两种方式存在着:一种是地球上的、现实中的海,物质的海,它博大、复杂;另一种是书页上的、文学中的海,精神的海,它深邃、虚幻。就是说,我们心向往之的大海一直是两个海,物质的、真实的海和精神的、虚拟的海。当我们没有见到大海时,大海的涛声总是应和着风声一起鼓荡在我们耳边;我们虚构和想象的大海时刻期待复活;当脚步牵引我们不可抗拒地走向大海,当我们看见并触摸到了真实的大海时,大海视觉化地呈现的那一刻,我们所感知的大海很可能就是想象中的精神化的大海。当现实的海与精神的海相遇的那一刻,“海洋文学”便使出了它伟大的魔法:你不知道现实的海和

精神的海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大海。所以说,“海洋文学”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尝试追求对广袤海洋的视觉化和精神化的体现。

我们所谈论的“海洋文学”当是指这种文学:首先,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陌生且新奇的海洋世界,我们对海洋的无知会得到某种弥补;其次,它向我们讲述一个故事(爱情、探险抑或海边生活),或者向我们呈现连串的诗行,那种幻想般的、魔术般的叙述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平行于现实海洋的梦幻海洋,它带我们去探寻、追问并接近海洋的本质;最后,它向我们独创了一个美学的、艺术的海洋新天地,在这个新天地里我们看到了人类的心灵与海洋的精神融合在一起,那一刻无疑是震撼的,海洋已经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形象而存在。

打开阅读记忆的闸门,不用费力地搜寻,我们便能感受到作为伟大文学形象而存在的大海——那片精神的海。荷马的《奥德修纪》(公元前九、十世纪)被视为西方海洋文学的源流之作。英雄奥德修斯几次受到追杀时,他总是乘船逃往大海深处而脱险,大海成为英雄的避难所。但是在大海深处,记恨奥德修斯的海神波塞冬并不会让他好受,掀起巨浪袭击他,奥德修斯“凭着心灵的确实,忍受大海的风暴”,大海在此刻成为英雄的磨砺之地。奥德修斯最终结束在海上漂泊十年的生活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。大海成为一个包容又凶狠的形象,它既收留了英雄又成就了英雄。

英雄的大海之后便是凡人的大海,笛福的《鲁滨逊漂流记》(1719年)成为一代读者的梦想漂流记。鲁滨逊身上有可爱的一点是他渴望航海,一心想去海外见识一番,这一点与年少时的我们惺惺相惜。我们可不敢瞒着家人去出海,但鲁滨逊付诸实际开始独自闯荡。鲁滨逊在大海上遭遇船难流落荒岛上,他运用水手时代训练而来的地理方位标示、天象人文观测、日移与潮汐变化



等知识和技法与奥妙深厚的大海和自然相处而生存下来。法国作家卢梭说:“《鲁滨逊漂流记》对自然作了满意的论述。”大海在笛福笔下成为一个能与人类和谐相处的自然形象,它不仅提供生存的一切资源,还成为梦想探险之地。

普希金的《致大海》(1824年),“诗句像金屑那样洋洋洒洒”地飘荡,绚烂了我们的目光、心灵和思想。海之恋,海之恩,海之念,“大海三部曲”穷尽了伟大的普希金对大海的所有认识、深情和思考。大海自由奔放,雄浑苍茫,具有一种惊天动地、狂放不羁的精神力量,大海是自由精神的象征,它承载着人类对自由和光明所有的渴求和愿望。

大海在安徒生笔下呈现另外一副面孔。1837年,安徒生写下《海的女儿》,他如此描述海里的世界:“在那儿,处处都闪着一种奇异的、蓝色的光彩。你很容易以为你是高高地在空中而不是在海底,你的头上和脚下全是一片蓝天。当海是非常沉静的时候,你可瞥见太阳:它像一朵紫色的花,从它的花萼里射出各种色彩的光。”大海是一位小美人鱼的样子:美丽、善良、热情、沉静。当然,与之匹配的还有深藏在大海深处的那颗高贵、优雅的美人鱼的灵魂以及她带着一抹淡淡忧郁的微笑。

时间来到1951年,“文坛硬汉”海明威用简洁明快的现代小说技法写出《老人与海》。老年渔夫在与大海的搏斗中虽败犹荣,他是年龄的失败者,但成为生命的胜利者。大海在这一刻成为与老年渔夫“并驾齐驱”的硬汉形象,人是大写的人,大海是永不妥协的大海。

20世纪晚期的“海洋文学”中,有一部小说值得提到:意大利小说家巴里科

的《海上钢琴师》。一位名叫一九〇〇的天才钢琴师出生在一艘巨轮上,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这艘船,为客人弹钢琴,在海上航行。当这艘巨轮要被摧毁炸破时,他也没有下船,他随他的一切飞上天空,坠入大海深处。这部小说被称为“20世纪最后的传奇”,大海也成为传奇的一部分,它包容和接纳了一位永不下船的海上钢琴师的生命,大海本身也成了永恒的传奇,这是大海的另一种形象……

大海,这个伟大的文学形象,立体、复杂、多元。在浪漫主义那里,大海是人格化的;在现实主义那里,大海是博爱的。大海的美,神秘、奇妙、瑰丽;大海的活力,喧闹、奔放、自由;大海的黑暗,汹涌、阴沉、悲哀;大海的思想,深沉、雄浑、永恒。这一切构成了我们精神的大海。

家中有一盆朋友送的红玫瑰,花开数日终于“香消玉殒”。我取下凋谢的花瓣洗净,放入将熟的酒酿煮白曲。白曲是永春这个小城独有的夏天味道,酒香交融着花香,汤水也在瞬间变成了娇俏的玫瑰红。拍了照片发给朋友,告诉她我自创的另类“葬花”方式。凡人终日被烟火气熏燎,多吃点花花草草,即便成了不仙,或许也会因此多一丝丝的仙风道骨吧。

儿时,家门口栽种了许多花花草草,其中就有玫瑰。夏日正是玫瑰花开繁盛的时节,父亲常常会在清晨露珠未干之时采下玫瑰花,然后熬煮玫瑰花糖酱。装在透明玻璃罐里的浓稠玫瑰花糖酱,对于正是孩童的我们有难以抵抗的甜蜜诱惑。那时的夏天没有可乐,没有冰激凌,一杯用凉白开冲泡玫瑰花糖酱的自制饮料,其诱惑力就远胜于冰凉可口的冰棒。父亲还“发明”了白面馒头蘸玫瑰花糖酱的吃法,作为对我们的额外奖赏。回想童年的夏日时光,心头总会泛起父爱的温暖。

夏天也正是豇豆上市的季节。去菜市场,偶然看到菜摊上苗条修长的豇豆,一根根仿佛摇摆着柔软的腰肢,让人看见便忍不住买上一把。犹豫着回家做什么菜好,忽然想起酸辣粉中的酸豇豆,那个酸爽啊,情不自禁口中就唾津翻涌起来。到家马上动手,开始腌制酸豇豆。一番操作后,透明的瓶中十多根长豇豆缠缠成团,两个刚从花盆采摘下的红辣椒在那团长豇豆的怀中兀自涨红了脸。想象着耐心等待数日后,酸豇豆就会如愿出现在盘中碗中,挑逗着我因暑热而有些疲累的味蕾,竟忍不住嘴角翘了起来。

仙草冻,在闽南地区可是家喻户晓的夏日伴侣与消暑佳品。不仅人人皆知,更是人人皆吃。乌黑油亮的仙草冻,仿佛是夏天的雨夜,漆黑、润泽、冰凉。嫩滑的口感,淡淡的草香,一度是我心头的最爱。但自从那年在外乡吃过一碗蜂蜜芦荟冻后,我对仙草冻就“移情别恋”了!

吃仙草冻时,大多数人家买回整块仙草冻后,都要把像豆腐状的仙草冻擦成细丝,然后再加入白糖和凉白开冲泡。但吃芦荟冻却不一样,记得小贩是用刀飞快地切下一块芦荟冻放入碗中,然后仅用小勺当刀快速划拉几下切成小块,接着迅速浇上一大勺蜂蜜略微搅拌便端给顾客。整套动作干净利落,甚至可以说是简单粗暴,我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。接过那碗芦荟冻后,我发现这样的切法比刨成丝的视觉效果要好得多——那淡黄透明的块状芦荟冻就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,美得让我实在不忍下口。吃一勺入口,顿觉如仙草冻一样冰凉爽滑,又多了一份淡淡的天然果香,色泽、味道,还都比仙草冻更胜一筹。

离开时,外乡的朋友送我一袋晾干的芦荟果干,让我回家做芦荟冻。虽然最后用果干做出的芦荟冻,色泽远不如用新鲜芦荟果做的,但味道也是极好的,果香仍在,是那种特有的阳光香气。其实,我并不太喜欢夏天,因为害怕炎炎夏日的灼热炙烤以及整日的汗水淋漓黏腻。只是,这世上大多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,要学会悦纳一切。在品尝种种美食中,夏日也似乎变得可爱了起来。



心灵驿站

榕树的天命

□陈玉龙

福州城里到处是榕树。这是一种广受称颂的树,它能驻足此地的理由十分充分。如果你生为岭南人,这充分理由不用过多解释,因为亚热带太阳我们共同膜拜过并且正在膜拜着。

接近直射的阳光会影响生命过程,例证非常多。如大家所知,亚热带的作物可以一季双熟甚至三熟。这就意味着,同样是树木,榕树的北方兄弟活一辈子的时间,它已经算是活过两辈子甚至三辈子了。想想这样加速的“树生”仅仅是因为头顶过量的阳光,你就能理解为什么福州人要把榕树看作是老天派送的遮阳伞了。

榕树叶繁茎粗,冠圆根多,确实长得像一把摊得大开的伞。我仔细观察过,三寸以上的榕树就会自觉往伞的规模上发展。虽然这仅是我的想象,但从遮蔽阳光、提供阴凉的角度来说,榕树之于福州人无疑具有浓重的天命意味。因为唯有如此直观的理由,才能使一向以生存重于生活、生活重于审美为信条的福州人如此爱戴榕树,并以它命名自己的城市。

福州人对于榕树真是无利之爱,榕树长得痛快,木质疏松,烧起来烟多焰少,立不能打家具,横不能作柴火,如同庄子笔下的那棵大樗树。大樗树最后是被庄子发配到“无何有之乡”作遮阳伞的。因此,当福建的先民受战火影响离开中原,一路绝望地来到这南蛮海滨时,在这里遇见了南方版的大樗树,肯

定喜出望外。榕树的生存之道高明在以其无用之用,既使自己福寿绵长,又保全了福州人惜生好德的名节。

榕树的典型外貌特征在于它的一大把须,年轻时模样就很龙钟,总体上和壮年没有太大的区别。或许是一拍高的榕树就开始思索自己服务人类的天命,这样的思索当然很耗神,于是就陆续冒出了长长短短的胡须。也许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类,完成遮阳蔽日的天生使命而倍思老态。我承认,用胡须来判断榕树的老相,完全是套用了对男性外貌的评价标准,甚至带有某种莫名的偏见。

我一个朋友,职业编辑,黑脸大胡子。有次因工作事宜拜访一中学,刚介绍完自己,马上被热情询问孩子是否已入中学。朋友听了好一阵郁闷,毕竟还不到而立之年,而且那天出发前还特意收拾了一下胡子,还是得到了这个印象评价,沮丧得三天都没怎么认真吃饭。听完朋友的委屈讲述,我忍俊不禁。只能以对榕树的思考宽慰朋友,因为如果不考虑冒犯,在生物圈内寻找一种和榕树相匹配的物种,其实最合适的莫过于编辑了。编辑这一职业与长胡子的榕树一样,都容易给人未老先衰的印象,更别提长胡子的编辑。而编辑和榕树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常年处于奉献之中,殚精竭虑、兢兢业业执行着自己的使命。宽慰完朋友,同为编辑的我,也禁不住大笑起来。窗外,榕树正阴凉。



游目骋怀

茶山觅凉

□周琦

海洋性季风气候,冬暖夏热降水丰沛,年平均气温16.7摄氏度,一年中有两个月大雾弥漫。不仅被认定为“避暑清凉福地”,独特的气候还造就了优良茶叶品质。长龙茶山一年有春、夏、秋三个采茶季,以春季最为忙碌。春分前后,正是采茶的好时节,那个时候来,便可见一畦畦弧形的茶垄间,都是忙碌的采茶女们,她们灵巧的双手下翻飞,忙个心旷神怡的景色。

长龙镇位于连江县北部,整个镇皆为地形起伏的丘陵地带。全镇平均海拔380米,最高峰峰山海拔680米。地势并不算高峻,只因濒临大海,属亚热带

海洋性季风气候,冬暖夏热降水丰沛,年平均气温16.7摄氏度,一年中有两个月大雾弥漫。不仅被认定为“避暑清凉福地”,独特的气候还造就了优良茶叶品质。长龙茶山一年有春、夏、秋三个采茶季,以春季最为忙碌。春分前后,正是采茶的好时节,那个时候来,便可见一畦畦弧形的茶垄间,都是忙碌的采茶女们,她们灵巧的双手下翻飞,忙个心旷神怡的景色。

从观景台下来,沿着山间曲折的小径一路缓行,两侧一丘一垄一垄一畦畦的茶园一路伴行,凉爽的山风扑面而来,只觉通体舒爽。来到山脚,一排排村舍掩

生活感悟

不要把登山当成一件浪漫的事

□萧意如

一个人爬上雪山后,从此人世间没有什么景色再能打动他了,因为那里的景色已经是极致了。

雪山是极高山,是山上的山,蕴藏极致的美,也蕴藏着极度的危险。比如极寒,你在这里可能则冻伤,丢掉几根手指头,重则丢掉性命。比如光辐射,一片雪光中,如果保护不够,裸露的皮肤会像被烙铁烫过一样,眼睛可能会致盲,睁开眼睛却看不清任何东西,除了一片空白。

很多人看到了网络上分享的视频和文字,只看到山川美景却看不到背后的危险。如果要爬山,一定要把它当成一场危险的运动,而不是把它当成刺激的旅行。如果不扭转这种想法,一定要吃大亏。正如一个人做事,要全身心投入,无论成与不成,事后都要反省

和总结成得失。

为了爬山,我减肥、运动、调整作息,努力让自己的身体协调能力增强。还买了很多登山书,看了很多登山者的分享,努力学习他们的方法和经验。虽然勉强爬了上去,但我仍然认为是一次失败的登山。

在拉练的时候,我自觉在体能和适应高山海拔能力方面,是拔尖的。领队甚至还批评我走得太快,把别人落下了,所以一开始我信心满满。但正式攀登后的第五天,我的肠胃开始剧烈反酸,剩下的日子整天都处于饥肠辘辘的状态。还好朋友提前准备了葡萄糖和盐包,每次体力不支我就喝一瓶。也完全是老天爷给面子,突然给了四个小时的好天气,我终于勉强爬上去了。但其间苦涩艰难的过程,并不是一

次良好的体验。

登山不是一件浪漫的事,它需要体能的储备和大量装备的投入,绝不是买张票背个包就出发那样轻松的事情。如果你对山的了解仅停留在景色上,对于它的地形地貌风速阴晴雨雪一无所知,那你不是去登山,而是去自讨苦吃。

更何况,登山是一件专业的事情,如果没有专业的向导和协作提供技术和后勤支持,登山更加不可能。所以,对大山不要有浪漫想象,一定要打消诗和远方的幻想。如果真的要,就要认真准备,做好功课,为所有会发生的风险做好预案。

因为我们前往山的最高目的,不是为了上去拍一张炫酷的照片,而是为了安全回到亲人的身边。

